

哈尔茨山游记

黑色的上衣，丝制的长袜，
净白的、体面的袖口，
柔和的谈话和拥抱——
啊，但愿他们有颗心！

心在怀里，还有爱情，
温暖的爱情在心里——
啊，他们的滥调害死我，
唱些装腔作势的相思。

我要登上高山去，
那里有朴素的人家。
在那里，胸怀自由地敞开，
还有自由的微风吹拂。

我要登上高山去，
那里高高的松树阴森，
溪水作响，百鸟欢歌，
还飘荡着高傲的浮云。

分手吧，你们光滑的客厅，
油滑的先生！油滑的妇女！
我要登上高山去，
笑着向你们俯视。

这个由于香肠和大学而闻名的哥丁根城隶属于汉诺威国王，它有九百九十九个炉灶、各种各样的礼拜堂、一所助产院、一座天文台、一个大学生拘禁室、一座图书馆、一个市政厅的地窖酒店，那里的啤酒很好。旁边流过的小河叫作莱纳，夏天供人洗澡；水很冷，有几处是这样宽，当吕德尔^①跳过时，他必须真正做一个大的跳势。城本身是美丽的，若是人们离开它，它就满人意了。它必定已经成立很久，因为我回想五年前我在那里的大学注册不久就被处罚停学时^②，它已经具有同样灰色的、早熟的外表，而且已经万事齐备：更夫、“卷毛狗”^③、博士论文、跳舞茶会、浆洗婆、各科纲要、烤鸽子、格尔飞勋章^④、博士马车^⑤、烟斗、枢机顾问、法律顾问、学生惩罚顾问、教授和其他的蠢物。有些人甚至以为，这座城是在民族大迁徙时代建筑起来的，每个日耳曼民族的支派当时在这城里都遗留下一份他们同族的放荡不羁的模型，从中分殖出汪达尔人、弗里斯人、施瓦本人、条

① 吕德尔是当时哥丁根大学中一个以擅长运动而驰名的大学学生。

② 海涅在一八二一年一月因触犯大学法规被处罚停学半年。

③ “卷毛狗”指大学司事，因为这两个名词在德语中读音相近，故当时大学生戏称大学司事为卷毛狗。

④ 汉诺威国王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六六年颁发的一种勋章。

⑤ 当时的风俗，大学生考博士通过后，就乘马车周游全市，接受大家的祝贺。

顿人、萨克逊人、图林根人等等^①，如今他们还是在哥丁根成群搭伙，由于便帽和烟管穗子上各种不同的颜色彼此区分，走过魏恩德大街，在草场磨房、决斗酒店和包登村流血的战场上格斗不休^②，风俗习惯还总是如同在民族大迁徙时代，一部分被称作学生会主席的Duces（领袖们），一部分被他们古老的法规管辖着，这就是学生社团规则，并且在 Leges barbarorum（野蛮人法律）里获有一个地位。

哥丁根的居住者一般分为大学生、教授、市侩和家畜，这四个阶层并不能严格区分。家畜的数量是最大的。若是列举一切大学生和一切正教授歪的姓名，就太冗烦了；这瞬间也不是所有大学生的名字都在我的记忆里，而且教授中有些人还没有知名。哥丁根市侩的数目很大，象是沙粒，或者说得更恰当些，象是海边的污泥；真的，每当我看见他们在早晨面貌污秽，拿着白色的账单，鹄立在大学法庭的大门前，我就几乎不能理解，怎么上帝只会创造出这么多的下贱的人。

在卡·弗·哈·马尔克斯的《哥丁根风土记》里能够很方便地读到关于哥丁根较为详明的叙述。我对这位作者虽然怀有最崇高的敬意，他是我的医生，给过我许多好处，可是我不能无条件地推荐他的著作，我还须责备他，他对于哥丁根女子都有太大的脚的谬见驳斥得不够严峻^③。是的，我从一年以来就认真研

① 反动的大学生社团常以古日耳曼民族支派的名义命名，海涅讽刺反动大学生的野蛮无知，正如古代的那些民族支派。

② 在这三个地方大学生们常常练习比剑和决斗，所以海涅称为“流血的战场”。

③ 马尔克斯医生在一八二四年著有《就医学的、自然的和历史的观点描述哥丁根》，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许多吹毛求疵者要说我们的美女没有生成秀媚的脚，实在不对。”

究去驳斥这种谬见，因此我听了比较解剖学，到图书馆里选抄最珍奇的著作，在魏恩德大街上常常用几个钟头去研究过路女子的脚，我在旁征博引的论文里总括这些研究的成果，我还说：一，脚的概况；二，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脚；三，象的脚；四，哥丁根女子的脚；五，我把在乌利许花园里^①关于这些脚发表的意见都收集在一起；六，我又观察这些脚和其他部分的关连，趁这机会也扩充到小腿肚、膝盖……最后，七，只要我能够得到这样大的纸，我还要添印上一些哥丁根妇女脚型的铜版画^②。

我离开哥丁根时还很早，学者某君^③还睡在床上，和平常一样做他的美梦：他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散步，花畦里生长的尽些雪白的、写遍引用文句的小纸条，在日光中闪烁可爱，他到处摘下来许多，又辛辛苦苦地移植在一座新的花畦里，这时夜莺用它们最甜美的歌声使他古老的心感到欢喜。

在魏恩德城门前我遇见两个本地的小学生，一个对另一个说：“我再也不愿同特渥多尔玩了，他是个小无赖，因为他昨天竟不知道 mensa(桌子)的第二格怎样变。”这句话听来是这样不关重要，可是我必须重述一遍，甚至我想叫人立即把它写在这个城门上当作城的铭语，因为老人怎样呼哨，幼童就怎样嘶叫，那句话完全表示出博学的格尔吉亚·奥古斯塔狭窄而枯燥的旁征博引的骄傲^④。

① 大学生聚会游玩的地方。

② 海涅在这里讽刺一般公式化的学术论文。

③ 学者某君 在《哈尔茨山游记》法文版写明是爱西霍恩，他是东方学者兼史学家。但是海涅在他自存的德文版《哈尔茨山游记》中曾用铅笔注明是布鲁门布赫，这人是哥丁根大学中的自然科学家，负有盛名，曾制有无数系统化的纸条帮助记忆。海涅在这里讽刺哥丁根学者们“旁征博引”的偏向。

④ 格尔吉亚·奥古斯塔是哥丁根大学的校名。

大道上吹拂着清爽的晨风，鸟儿十分欢乐地歌唱，我的心情也渐渐又清爽而欢乐了。一种这样的清凉作用是必要的。最近，我没有走出《罗马法典》的篷圈，罗马法案的决疑人在我的精神上象是蒙了一层灰色的蛛网，我的心仿佛夹在自私自利的法律体系铁一般的条文中间，“特利波尼安、犹斯蒂尼安、黑尔摩哥尼安、查约翰”^①还不断在我耳边作响，就是坐在一棵树下的一对温存的爱人，我甚至以为是一部印有握手标记的《罗马法典》^②。大道上开始热闹起来了。卖牛奶的女孩走过去；赶驴的赶着他们灰色的驴儿。走过魏恩德，我遇见色飞尔和多理斯。这并不是哥斯内尔牧歌中歌咏的情侣，却是身居要职的大学司事^③，他们必须警醒注意：不要有学生在包登村决斗，不要有在哥丁根边境必须还要受几十年的检疫拘留的新思想被一个“投机”的讲师给偷偷地贩进来。色飞尔以同行的身分向我打招呼，因为他同样是作家，并且在他半年一次的作品里常常提到我^④；此外他也常常召我谈话，若是他见我不在家，就总是那样和善地用粉笔把召唤的命令写在我的屋门上。随时也有马车走过，装满大学生，他们去作假期旅行，或是永久离开这里。在这样一座大学城里有一个永续不变的来去，每三年人们便在那里见到一代

① 犹斯蒂尼安(483—565)，东罗马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内曾编纂《罗马法典》。特利波尼安(死于545年)是这部法典的编纂人。黑尔摩哥尼安是第四世纪的罗马法学家。查约翰即查东西的意思。

② 十九世纪初期最流行的一种法典版本，封面上印有握手的标记。

③ 哥斯内尔(1730—1787) 瑞士牧歌诗人，歌咏牧羊人的恋爱故事。多理斯是牧歌中一般牧羊女的名字。德语中牧羊人读作“色飞尔”，“色飞尔”同时也是哥丁根一个大学司事的名字。另一个大学司事名多勒斯，与多理斯声音相近。

④ 色飞尔每半年编纂一册教员学生人名录，所以海涅说他也是“作家”，是“同行”。

新的大学生，这是一个永久的、人的潮流，后一学期的波浪赶着前边的一个，只有那些老教授们站立在这普遍的潮流中，巍然不动，有如埃及金字塔——只是在这些大学的金字塔里并没有智慧隐藏着。

在劳森瓦色尔附近，我看见两个充满希望的青年从桃金娘树荫中骑马走出。一个到处卖笑为生的妇女陪伴着他们走上大道，她用熟练的手法拍弄马的瘦腿，当其中一个青年从后边在她宽阔的后身上用马鞭递送一些殷勤时，她高声大笑，随即往包登村走去。这两个青年却奔向虐尔登，一路兴奋狂呼，并且十分甜美地唱着罗西尼的歌曲^①：“喝啤酒吧，亲爱的，亲爱的丽色！”我很久还听得到这个歌声在远处唱着；可是这两个美好的歌者很快地完全从我的眼前消逝了，因为他们用他们好象根本具有一种德国人迟钝性格的马用靴钉刺激，用鞭子向前抽打，毫不容情。虐待马，没有地方比哥丁根更为凶狠了，每逢我看见一匹这样遍体流汗的、瘸腿的老马为了一些活命的粮草被我们滚滚流水的骑士们^②虐待着，或是必须向前拉曳一车坐得满满的大学生，我就想到：“啊！你可怜的畜生！你的祖先一定在乐园里吃了上帝禁止的燕麦了！”

在虐尔登旅舍里，我又遇见了这两个青年。一个正在吃一份凉拌青鱼，另一个同着一个黄脸皮的女仆谈天，她叫作 Fusia Ganina^③，也叫作讨债的鸟儿。他向她说一些下流话，最后

①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但是这个歌曲是一首德国大学生唱的歌子，并不是罗西尼写的。

② 劳森瓦色尔是一个地名，又含有滚滚流水的意义。原文为“劳森瓦色尔的骑士们”，现译为“滚滚流水的骑士们”。

③ Fusia Canina 是罗马关于遗嘱的一种法律，这女仆为什么获得了这个绰号，不详。

他们打起架来。为了减轻我的背囊，我取出几条包好了的、在我个人的历史上颇有意义的蓝裤子，赠给一个人们称为金蜂鸟的小伙计。年老的女店主布塞尼亚在这时给我送来一份黄油面包，还抱怨我现在不常来看她；因为她很爱我。

走过虐尔登，太阳高高地在天空闪照。它正直地对待我，温暖我的头，使一切不成熟的思想都在里边成熟。诺尔德海木可爱的旅舍的太阳^①也不可轻视；我走进这里，午饭已经做好。所有的饭菜都烹调适口，比起那些在哥丁根摆在我面前的、乏味的大学饭菜，少油无盐的、牛皮一般的干鱼和它的老白菜，要适合我的口味。我使我的胃得到了一些满足以后，在饭厅里看见一个先生和两个女人，他们正在准备起程。这先生穿得浑身是绿，甚至戴着一副绿眼镜，眼镜把一片光投在他赤红的铜鼻子上，象是绿铜锈，他的外表正如尼布甲尼撒王晚年的外表，根据传说，当时他象是林中的一头野兽，只吃生葛苣菜^②。这个绿人希望我给他介绍一家哥丁根的旅馆，我劝他，向头等最好的大学生那里去打听布吕巴赫旅馆。一个女人是他的妻子，肥胖高大，有一张红色的四方脸，双颊上有酒涡，象是爱神的痰盂，多肉下垂的下颊象是面部丑恶的延长，高高堆积的胸膛上披围着尖挺的花边和镶着无数锯齿的硬领，恰似周围建筑了许多小塔和棱堡，有如一座碉堡，这碉堡和马其顿王费利普说的那些碉堡一样，抵抗不住一头满载黄金的驴子^③。另一个女人是他们的姐姐，和方才所说的那个完全相反。如果那位是法老的肥牛孳生的，这

① 这旅馆的招牌是太阳。

② 见《旧约·但以理》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与野兽同居，吃草如牛”。

③ 费利普在公元前三五九年至前三三六年为马其顿王，他利用金钱贿赂掠夺敌人的城市。他说过：“一头满载黄金的驴子可以攻克最险要的堡垒。”

位便是瘦牛孳生的了^①。脸只是一张嘴在两耳之间，胸部是使人失望的荒凉，有如吕内堡荒原^②；精华煮尽的形体好比贫寒的神学生吃的公费伙食。两个女人同时问我，布吕巴赫旅馆里是否也住有规规矩矩的人。我用良心回答说有，当这美好的三人团起身时，我还探出窗外打了一次招呼。“太阳”店主狡狴地微笑着，他可能知道，那座大学生拘禁室在哥丁根就叫作布吕巴赫旅馆。

走过诺尔德海木，就是山地了，到处有美丽的丘陵突起。路上遇见的多半是赶布劳史外各年集的小贩，还有一群妇女，每个人都在背上背着一只大的、几乎有一房高的、蒙着白麻布的箱笼。里边装着捕来的各式各样的鸣禽，它们不住地鸣啭，同时背着它们的人们也快乐地跳跃喧哗。我觉得十分可笑，这样的鸟儿背着另一些鸟儿到市场去。

在漆黑的夜里我到了渥斯特洛德。我不想吃饭，立刻就倒在床上。我疲乏得象是一条狗，睡着了象是一个神。在梦里我又回到哥丁根，回到那里的图书馆。我站立在法律阅览室的一角，翻阅旧日的论文，潜心诵读，当我停止时，我惊讶地觉察到，已经是夜里了，悬挂着的水晶灯照耀全室。附近礼拜堂的钟正敲着十二点，门慢慢打开，走进来一个骄傲的、硕大的女子，法科的同人和属员们恭恭敬敬地陪伴着她。这高大的女人虽然已经上了年纪，可是面貌上的表情含有一种严峻的美丽，每一顾盼都表露出她是崇高的女泰坦，威严的泰米斯^③，她一只手漫不经心地

① 见《旧约·创世记》第四十一章。法老梦见了七头肥母牛，随后又来了七头瘦的。这个梦预示七个丰年，七个荒年。

② 吕内堡荒原 在德国北部。当时没有开发。

③ 泰米斯在希腊神话中是正义女神，象征法律。她属于泰坦神族。

把剑和秤握在一起，一只手拿着一卷羊皮纸，两个年轻的法学博士牵着她褪成灰色的衣裳的长裾；在她右边风一般跳来跳去的是汉诺威的吕苦各，瘦削的枢机顾问路司提苦斯^①，他朗读他的新法律草案；在她左边蹒跚地走着她的 *Cavaliere Serpente*（侍从卫士），司法顾问苦耶求斯^②，他又漂亮又高兴，不住地谈讲着法律上的俏皮话，他自说自笑是这样亲切，甚至连这严肃的女神也几次微笑着向他弯下身来，用大卷的羊皮纸敲他的肩膀，和葛地低声说：“小人儿，放荡的小丑，你把树木从上望下剪伐^③！”这时其他的先生们每个人都同样走近，都有所述说，有所嘻笑，不外乎一个新近思考出来的小体系，或是小假定，或是自己小脑袋里产生的类似的畸形儿。从敞开的门又走进许多不熟识的先生，他们都表示是卓越的学会里的伟大人物，他们多半是笨拙而鬼鬼祟祟的角色，以傲慢自足的态度不加思考地下定义，辨别区分，在每一段罗马法纲的小节目上争论不已。还不断地走进新的人物，年老的法学者，穿着过时的服装，戴着白色的绉缩的长假发，人人都有一副久已被人忘却的面貌，最奇怪的是人们对这些前世纪的名人并不另眼看待；这些人依照他们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喧哗、呼哨、叫喊，恰如海水激荡，越来越紊乱、越喧闹地围绕这高大的女神，直到她不能忍耐了，忽然用一种最恐怖的剧痛的声音喊道：“不要吵了！不要吵了！我听见尊贵的普罗米修斯的声音，侮蔑的力量和无声的暴力把这没有罪的人锁在苦难的岩石上，你们所有的喧哗和争论并不能医治他的伤，打碎他的镣铐！”

① 吕苦各是古代斯巴达的立法者。路司提苦斯指哥丁根法律教授包厄尔，他领导制定《汉诺威刑法》的工作。

② 苦耶求斯 是法国十六世纪的法律学者，这里指的是法律教授胡郭。

③ 胡郭讨论过田地边境上的树木是否可以剪伐的问题。

女神这样呼叫，泪泉从她的眼里涌出，这一伙人全体咆哮象是感受到死的恐怖，屋顶爆裂，书从架上飞舞下来，就是苍老的敏许毫孙^①从他的镜框里走出来命令大家安静，也无济于事，吵闹和叫喊更为粗暴，——我逃脱这暴乱的疯人院的吵闹，走入史学阅览室，走到那慈悲的地方，贝尔魏德勒的阿波罗与梅底色的维纳斯的神圣的造像并列^②，我倒在司美女神的脚下，在她的目光里忘却我方才逃脱开的粗野的争斗，我的眼睛狂欢地吸饮她圣洁身体的匀称与永恒的美丽，希腊的宁静浸透我的灵魂，如同天上的福祉一般，日神阿波罗在我的头上倾注了他最甜美的琴声。

醒时我仍然听见一片悦耳的声音。牧群走向牧场，小小的牧钟在响。可爱的、黄金的太阳照进窗子，照着屋内壁上的图画。有关于解放战争^③的图画，上边忠实地描绘着我们人人都是英雄，还有革命时代处刑的情景，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和类似的杀头事件；我们观看这些画，不能不感谢上帝，我们平安地躺在床上，喝上好的咖啡，头还这样舒适地架在肩上。[墙上还挂着阿贝耶得与哀露阿丝^④，还有一些内容空虚的女孩子的面貌表现法国的道德，下边用美术字写着la prudence(谨慎)，la timidité(畏怯)，le pitié(怜悯)等字，最后是一幅圣母像，她是这样美丽，这样可爱，这样无条件地虔诚，我真想去寻找供画家临摹的那个美女，和她结婚。自然，我一和这个圣母结婚，我就要请求她断绝与圣灵的一切继续的交往，若是我的头上由于妻

① 敏许毫孙(1688—1770) 汉诺威的部长，哥丁根大学创建人之一。

② 这都是希腊著名的雕刻。阿波罗是光与音乐的神，维纳斯是美与爱的女神。

③ 解放战争，指反拿破仑战争。

④ 阿贝耶得(1079—1142) 法国中古哲学家，与哀露阿丝(1100—1168)相爱，有两人的通讯集传世。

子的媒介获得一圈圣光，或是任何一种其他的装饰，我是绝对不愿意的。〕^①

我喝过咖啡，穿好衣服，读完了窗上的铭语，在旅馆里把一切都料理完毕，就离开渥斯特洛德。

这座城自然也有许多房屋、各样的居民，其中也有许多人，我们能够在郭特沙可的《哈尔茨山旅行手册》里较为详细地找到。在我走上大道以前，我攀登了渥斯特洛德古堡的废墟。这废墟只是半座庞大的、厚墙的、好象被癌病侵蚀的古塔。往可劳斯他尔的路又引我上山，我在最近的一座山丘上又向下眺望一次山谷，渥斯特洛德的红屋顶从绿枞林中向上窥伺，有如一棵名贵的蔷薇。太阳给与一种十分可爱的、天真的照耀。人们在这里望见那残余的半座塔的庄严的背面。

〔这带地方还有许多古堡的遗迹。虐尔登附近的哈尔登山是最美丽的。纵使人们的心是恰如其分地在左边，在自由的一边，可是在眺望那些具有特权的肉食鸟的岩穴时^②，却不能抑止一切悲凉的情绪，因为那些肉食鸟只把强烈的食欲遗留给他们衰弱的子孙。我也是这样悲凉地度过这个早晨。离哥丁根越远，我的心也渐渐溶解，又和往日一样引起我浪漫的情绪，我游荡着作出下面的歌曲：

翱翔吧，你们旧梦！

激开吧，你这心扉！

灿烂地流涌出来

歌的欢悦，悲情的泪。

① 方括弧里的文句，海涅在一八三〇年《游记》重版时删去。

② 肉食鸟指中古时代的骑士。

我要遨游在松树间，
那里奔涌着流泉，
亲爱的画眉高唱，
骄傲的麋鹿盘桓。

我要登上高山去，
登上险阻的巉岩，
那里灰色的故官墟
巍立在晨曦里边。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
追念古代的风光，
古代繁盛的世代，
与销沉了的荣华。

如今草满比武场，
勇士曾在那里决战，
他战胜了一切的人，
获得了战胜的奖赏。

薜荔蔓生瞭望台，
美人曾在那里伫立，
她向骄傲的胜利者，
用柔媚的眼光示意。

啊！死神的手征服了
男的勇士，女的美人——
那瘦削的镰刀骑士
把我们都击落沙尘。〕^①

我走了一段路以后，和一个旅行的手艺人遇在一起，他是从布劳史外各来的，他向我述说那地方的一件谣传：年轻的公爵在去圣地的路上被土耳其人掳去了，要交一大笔赎款才能释放。公爵的远征可能招致了这个传说。人民总还有一套传统的荒诞的概念，这在他们的“爱尔恩斯特公爵”^②的故事里十分可爱地表达出来。向我述说那件新闻的是一个裁缝，一个纤细的、矮小的青年，他是这样瘦削，甚至星星都能照透他，有如照透《莪相诗》^③里的雾的精灵，全身是怪僻与悲情带有民间质朴的离奇的混合。这特别表现在离奇动人的歌调里，他用这歌调唱着奇异的民歌：“一个金甲虫，爬在篱笆上，嘞嘞，嘞嘞！”这首歌在我们德国人这里是美丽的：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癫狂，他找不到一个比他更癫狂的人来了解他。只有一个德国人能够感受那首歌，为它死哭死笑。我在这里也看到，歌德的诗句是怎样深入人民的生活。我的瘦小的旅伴间或颤动地歌唱：“充满悲哀，充满欢悦，思想是自由的！”^④这样把原作传说在民间是常有的事。他

① 方括弧里的文句和诗，海涅在一八三〇年《游记》重版时删去。

② 爱尔恩斯特公爵(1007—30)是中古传说的人物，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一再被诗人歌咏，尤其是关于他在小亚细亚一带的冒险旅行。

③ 莪相 传说是三世纪一个苏格兰歌人的名字。一七六〇年苏格兰诗人麦克菲尔孙编译《莪相诗》出版，其实是他自己的创作，里边是些忧郁的自然描写与伤感的英雄故事，对于十八世纪后期德国感伤主义文学发生很大的影响。

④ 歌德戏剧《哀格蒙特》中一首情歌的首句，这里的字句与原文略有不同。

又唱一支曲子：《小绿蒂在维特的墓旁哀泣》^①。裁缝唱到下边的句子时，伤感得涕泪交流：

我独自哭泣在玫瑰花旁，
那儿下弦月常常向我们窥伺！
我哀痛地迷失在银泉旁，
它曾亲切地流给我们许多欢喜！

但是他随即变得放肆了，他向我说：“我们在卡塞尔同业公会里有一个普鲁士人，这样的歌儿就是他作的；他不能缝缀那幸福的诅咒；他若有一个铜钱在衣袋里，就有两个铜钱的酒喝，若是他酩酊大醉了，他就把天空当作一件青蓝的内衣，哭起来象是檐漏，唱着一支双节诗的歌！”关于双节诗我希望得到一个说明，可是我的裁缝却用他齐根海音^②的小腿跳来跳去，不住地喊：“双节诗就是双节诗！”最后我才明白，他指的是重复押韵的诗，就是八行诗体^③。——这中间，由于过分的运动和逆风，这位针线骑士变得很疲乏了。他还作出一些大方的态度走路，并且壮语惊人：“如今我要用两条腿征服长路！”可是他不久便诉起苦来，说他走得脚下起了泡，这世界太广阔了，最后他轻轻地在一棵树旁坐下，摇摆着他柔嫩的小头，活象一条颓丧的小羊尾巴，他悲凉地含笑呼叫：“我这可怜的快死的小畜生又累得走不动了！”

这里的山势更为斜陡，枞林在下边激荡，象一片绿海，上边

① 维特与绿蒂是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一对相爱的青年。这是一首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歌咏这对情人的诗。

② 齐根海音是地名，在耶那附近，产手杖。海涅用齐根海音的手杖形容他的瘦腿。

③ 八行诗体 每节八行，这里说这种诗体是两节四行诗合并起来的。

蓝色的天空浮泛着白云。这地方的荒野几乎被统一和单纯给驯服了。自然象是一个善良的诗人，它不爱激急的转变。浮云虽然间或组成这样奇异的形象，可是具有一种乳白的、或是一种柔和的、与青天绿野谐和一致的色彩调配，使一个地方的各样颜色都互相溶解，有如轻妙的音乐，每个自然景象都起着止息痉挛、镇静心神的作用。——故去的霍夫曼也许会把这些云描画得彩色斑斓^①。——正如同一个伟大的诗人一样，自然也会用最经济的方法产生最大的效果。这里只有太阳、树木、花、水与爱。当然，若是观者心里没有爱，那么全体也许只能给人一种恶劣的景象，太阳只有若干里的直径，树木只宜于烧火，花朵按着花蕊分门别类，水是湿的。

一个替卧病的伯父在林里捡柴的男孩把雷尔巴赫村指给我看，那村子的小茅屋有灰色的屋顶，穿过山谷约有半个钟头的路程。“在那儿，”他说，“住着些愚蠢的瘰癧病人和白色的摩尔人，”——在民间，人们用这个名称称呼患白皮病的人们。这男孩与树木互相友好，他向它们打招呼，有如要好的相识，它们发出响声向他回礼。他打起唢呐象一只山雀，周围其他的鸟儿都叫着回答，不知不觉，他光着脚，背着一捆柴跳到林丛里去了。这些儿童们，我想，都比我们年轻，他们还能回忆，他们怎样同样是树木或飞鸟，所以他们还能够了解它们；但是象我们这样的人已经长大了，有太多的忧虑，脑子里装着法律和恶劣的诗句。当我走进克劳斯塔耳时，那个与现在不同的时代又生动地回到我的记忆里。这座美好的小山城，人们没有走到跟前，是看不见的；我来到这里，钟声正敲十二下，小孩子欢呼着从学校里出来。这些可

^① 霍夫曼(1776—1822) 浪漫派的小说家，写些怪诞的鬼怪故事，好写强烈的对照与急剧的转变。

爱的男孩，几乎都是红面颊、蓝眼睛、淡金色的头发，跳跃欢呼，唤醒我悲凉而快活的回忆，当我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在杜塞多尔夫^①的一个郁闷的天主教修道院学塾里，整个可爱的上午都不许从木凳上站起，必须忍受那样多的拉丁文、棍棒和地理，若是最后那古老的圣芳济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我也是同样尽情地欢悦狂呼。儿童们从我的背囊上看出我是外乡人，十分殷勤地向我行礼。其中的一个男孩告诉我说，他们刚上了宗教课，他把汉诺威王国的《教义问答》给我看，人们按着这本书向他们考问基督教义。这小本书印得很坏，我担心，这些教义已经由此把一种不愉快的吸墨纸的印象印在小孩的心灵里了；这也非常使我不快，那与神圣的三位一体论起严重冲突的九九表就印在《教义问答》里，并且是印在最后一页，儿童们能够因此很早就被引入邪道，发生怀疑。在普鲁士我们是聪明得多了，当我们热心劝化那些擅长算术的人们时，我们就防止把九九表印在《教义问答》的后边。

我在克劳斯塔尔的王冠旅馆吃午饭。我得到嫩绿的芹菜汤，紫青色的洋白菜，一块烤牛肉，大得象一座小小的支姆布拉梭山^②，还有一种叫作“比经各”的熏青鱼，这是由于它的发明者维廉·比经各而得名的，这人死于一四四七年，为了那个发明，卡尔五世^③对他是这样尊重，在一五五六年他从米德堡旅行到彩兰特的比利特^④，只是为了在那里看一看这个伟人的坟墓。当我

① 杜塞多尔夫是莱茵河畔的一座城，海涅的故乡。

② 支姆布拉梭山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在厄瓜多尔境内的一座死火山，高六三一〇公尺。

③ 卡尔五世是德意志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西班牙国王等等。

④ 米德堡、彩兰特的比利特，都是荷兰地名。海涅在这里讽刺当时对于一些不值得尊重的人的过分的尊重。

们知道这份菜历史上的知识而亲自吃它的时候，它是多么好吃！只有饭后的咖啡使我扫兴，因为一个年轻的人坐在我这里攀谈，并且夸耀得这样厉害，致使牛奶都在桌上变酸了。他是一个年轻的商店伙计，穿着二十五种颜色的背心，戴着同样多的金印章、戒指、胸针等。他外表象是一个穿着一件红色上衣的猴子，还自言自语：“人仗衣服马仗鞍！”他熟悉无数的拼字谜，也知道许多小故事，他把这些故事总是安置在最不合适宜的地方。他问我，哥丁根有什么新闻，我告诉他：在我从那里起程之先，出现了一张大学评议会的布告，禁止切掉狗的尾巴，违者罚银币三元，因为在三伏时疯狗把尾巴夹在两腿中间，人们由此可以把疯狗和好狗分开，若是它们没有尾巴，就无法区分了。——我吃完了饭就起身去参观矿坑、炼银所和造币厂。

和常常在我生活里一样，我在炼银所里没有遇到银光^①。在造币厂里我得到较好的机会，能够旁观钱是怎样铸成的。当然，我也没有能够得到什么。我遇这样的机会永久是旁观着，我相信，即使从天上落下雨钱来，我从中得到的也只是头上的窟窿，不象以色列的子孙们会用欢乐的心情聚集起白银的满那^②。我观察这些新生的灿烂的银钱，情感里很可笑地混合着敬畏和感动，我拿起一个才从钱模子里铸出来的钱放在手里，向它说：“年轻的银钱！什么命运在等待你！你将要制造出怎样多的好事和怎样多的坏事！你将要怎样保护罪恶，修补道德，你将要怎样被人爱，又被人诅咒！你将要怎样助长荒淫、媒合、欺骗和杀

① 银光 是炼银术中的术语，在清除了一切杂质，显露出纯银时，叫作银光，海涅用以比喻幸福。

② 以色列的子孙们，在这里是指一些唯利是图的人们。“满那”是以色列人在荒漠旅行时神所给的食物。